

宋

史

百一七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六

宋史四百十七

開禧儀司上待闕軍國事兼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喬行簡

范鍾

游似

趙葵

凡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爲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

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
師遂出金人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
府遷起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
侍講尋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
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
年喪應詔上疏曰求賢求言三詔之頒果能確守初
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
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凡幾人自
監司至郡守凡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
知其幾人也陛下蓋嘗揆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

外小大之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巽或切或泛無所不
有陛下亦嘗據其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
下終疑陛下之爲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
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
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
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徃徃皆末節
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
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
衆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
納而用之也自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有

因論列而去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倏來驟去甚至廢罷而鐫褫削奪而竄皆以爲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

后崩䟽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
蠱惑于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
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
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
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
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
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
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
善類誤衆人之譽而進拔憊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
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

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喪經在身愈當警
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
春秋方富之年居声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
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
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
其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
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
是必疑其終爲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
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
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

名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此以制之則可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恕彼知朝廷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遞相視效則其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爲鴟張之計楊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爲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爲吳越之捍蔽外爲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踰人

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有可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

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
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
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
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
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
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
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
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
乘時而報怨荼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
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

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

字四百令十一个
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
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
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之餽餽累日不
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
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
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
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
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
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帥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閥爲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衆乃帖息尋

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
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
今内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
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
並策免既去而獨趣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
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
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
封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
兵戍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
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

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
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
孔山文集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
武學博士添差通判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
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
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
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
說書又遷祕書少監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拜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
同修撰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
尋兼侍讀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四年授叅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
樞密院事乞歸田里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
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
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
提舉洞霄宮九年正月薨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
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
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書有禮記解